

聖典

原缺

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更
稷旣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
天地大祀而上下恱若有肹蠁答於肸
翰林令宋臣紀其事以彰
上帝皇祇昭格而錫黙衮之福朕與卿
無怠以答
神明之休命焉
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
天地於南郊禮成天氣淸明

修撰侍臣進曰此

敬天之誠所致

以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

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

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

上稟天之命以敬聽之爲又曰爲人

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

天下蒼生也

月乙亥

予暨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

妣爲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冊

帝　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烈

明天下者傳之於子孫子孫有

考此古今之通義也　遇天下兵起

上賴謨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

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爲皇帝先世

妣未見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

皇高祖妣曰玄皇后

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

曰恒皇后

曰裕皇帝廟號熙祖

皇后

帝廟號仁祖

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

祀

奉

二日壬寅

口惟我父母德應

[illegible]寔生朕躬令代前王統理天下爲億 一經

一十載凡禋祀天地而未敢舉行配天之禮[illegible][illegible]功

業未就故也今疆宇既廣民生稍安敬用今月十

四日冬至恭祀

昊天上帝於圜丘謹請

皇考作主以配伏惟鑒知

嚴祀

洪武元年十月丙寅命中書省下郡縣　應祀

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illegible]國

家及惠愛在民者具實以聞著於祀典令有司歲

時致祭

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天地宗

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

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
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
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上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
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 不以
非將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所 有國
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爲尊 醪俎饌
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於身神可欺乎 惟爲國
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二年正月

上謂中書及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爲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其在北京開封府者封爲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臨濠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太平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五府州皆正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封爲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爲鑒察司民城

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爲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封王及各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

二月

上謂禮部尚書崔亮曰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常今祭祀省牲於壇甚邇掞之人心殊爲未安於是亮奏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

上曰必如是而後可也亮復奏大祀之牲

上官躬省若中祀小祀請依舊典令太常卿禮部官

省牲

上曰朕既齋戒以祀神於省牲朕豈憚勞耶於是凡

親祀

上皆躬省牲

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勑撰齋戒文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

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

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
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
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
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
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
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
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止於臨祭
齋戒三日務致專精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
常著爲令

三年六月

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定制止稱本名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

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

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

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

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

皆受命於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

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

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

依古定制凡嶽鎭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

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

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

之稱皆宜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

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

十月庚午

上命宰臣曰祀神之道貴乎潔誠若執事之人衣服垢敝何以交神明今圜丘之祀凡執事之官各賜以新衣仍勅其齊潔毋致褻慢

四年三月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上諭中書省臣曰天下郡邑咸有三皇廟前代帝王大臣皆不親祭徒委之醫藥之流且令郡縣通祀豈不褻瀆至於堯舜禹皆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又不立廟於不知其何說也宜令禮部會諸儒詳考以聞於是禮部同翰林院太常寺官考前代聖

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於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
五帝廟於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於府州
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
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
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
祭於陵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
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上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
民者皆春秋祭祀偏方之君雖賢不祭主中[illegible]

昏愚者亦不祭於是禮部復定合祀帝王三十五
及祭品之數御可之乃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陵
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
數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爲常式

五年五月庚戌命各司置齋戒牌

上諭中書省臣曰齋戒古人所以致潔於鬼神也朕
於祭祀每齋戒必盡其誠不敢少有怠忽尚慮諸
司不能體此致齋之日褻慢弗謹雖幽有鬼神司
察其罪不若預爲戒飭使知所警其命諸司各置

木牌刻文其上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務遇祭祀

則設之

六年二月癸酉朔

上諭太常寺臣曰今後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朕親行中五壇禮餘壇命魏鄭曹宋衛五國公及中山江夏江陰三侯分祭夫祀神之道在誠敬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苟有[illegible][illegible]誠[illegible]敬至神必不格而非禮瀆帛皆為虛[illegible]山川祭朕自即位以來於祀神之道不敢怠

忽常加警惕務致其誠太常職專祀事宜益加脩

謹以副朕事神之意

十二月

上諭禮官曰歷代帝王廟皆祀開基創業之君周文王雖基周命然終守臣節唐高祖雖有天下然皆太宗之力可勿設二王止於陵廟致祭庶於公論爲宜其定祭儀來歲朕將親祀焉

九年八月丙申朔祀歷代帝王

上諭羣臣曰古昔聖帝哲王垂訓立教有大功德於

天下後世載在祀典歷代欽崇朕以非德荷
天命主宰天下皆仰則舊章祭祀之典豈可怠忽爾
諸陪祀之臣宜精白一心相于祀事毋俾褻慢以
重朕之不德
十年六月
上命韓國公李善長等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制曰
天生民而立君爲民而立命百神之祀乃國家之
先務朕與卿等當羣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天
地之昭鑒嶽鎮海瀆之效靈安得至是今孟春在

岳鎮海瀆之祀理在報祭古者人君巡守則祭名山大川於各方岳之下今國家新造民生始遂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初

上勑工曹造觀心亭於宮城上至是落成

上親幸焉時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謂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

是吾心即在是却慮疑神精一不二庶幾毋悔卿
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十三年九月癸丑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
御史按實奏之
上命嘗其罪而禮部奏云者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
物代之
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
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祀神而故爲是苟簡也
大有司所以能理其職而盡民事者以其常存誠

憚之心耳今溧水之官於神猶息忽之則汝人今[illegible]

又何懼焉命罪如律仍勅禮部下天下有司凡祭

必備其物非地產所有又無商賈販鬻則聽其代

可也

二十五年三月丙申

上諭禮部右侍郎張智曰諸王分封之地其境內名

山大川如東嶽泰山北嶽恒山[illegible]

神咸宜祭告爾禮部其以朕意[illegible]

二十七年正月建漢壽亭侯廟于雞籠山之陽廟

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皆列通稱十廟云

籍田

洪武元年十月癸亥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饎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踐祚以來悉循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立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耤田禮

二年二月壬午

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祭畢太常卿奏請詣耕耤位

上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應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北面進耒太常卿引

上秉耒三推戶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
面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
奏禮畢太常導引
上還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
是日宴勞百官耆宿於壇所
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
羣臣於壇所
上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
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

畝以遂其生養非是虛文也今禮成與卿等共胙於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羣臣皆頓首謝

聖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

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

上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至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力不給今賴

祖宗之佑化家爲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
可言因命并録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
丙午四月丁卯
上至濠州追念
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
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
用緦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
上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

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經皆以粗布爲之起居注王

禕曰比緦爲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

不復改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

於

上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illegible][illegible]二十家以守陵

塋命有司復其家

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官同侍側

再三奉慰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亾兄以九月亾母以二

十二月亾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至此其何以

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

能仰視

是月丁卯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

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繼營家事母遣吾呼與偕來屬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四代考妣祭訖

上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及於躬撫臨億兆今遵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所謂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於幽顯

上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

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太常進

宗廟月朔薦新禮

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

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

願為人兄其意謂為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

多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
富有天下則親没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
悲歎久之命以月削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
世承之

二年四月乙亥

上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朕常思人子於其親
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
少遭兵亂母后之墳爲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
骨旋於其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

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嚙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故古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九月己酉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

宗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
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三年十二月甲申享
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陪享畢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人能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古人
於祭祀合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耳乃命禮部
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

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將將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齊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

能若爾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也心既治天下無難治

矣

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

祖考陵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

豈敢忽忽後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

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於

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孝論

以開於是凱奏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
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
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
五年八月命罷天下進賀
聖節冬至表箋
上謂侍臣曰正旦爲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運
以施政治進表稱賀禮固宜然若生辰冬至亦必
表賀於文繁矣且生辰父母劬勞之日朕

皇考忌辰哀慕方切於是日不勝哀慟忍受天下賀乎
宜背罷之羣臣對曰臣子敬君之心無時不有惟
不可煩瀆故因
聖壽及時序致祝頌之誠請如舊禮行之
上不許
八年三月丙寅
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上惻然謂曰昔

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世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爲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十一年正月癸亥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

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

上謂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之興皆祖宗積德深厚格
于
皇天鍾吉聚慶乃生帝王以主天下傳世無極朕仰
承
天命撫馭萬方實由我
祖宗以來積德所致每懷陵寢瞻望中都悲感無極
今命爾往修孝祀禮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爾其
敬恭乃事毋怠毋忽庶幾精神感通神靈來格
太子頓首受命而行

十三年七月壬子韓國公李善長等表請今年
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詔不許明日又請
上手詔答之曰父母劬勞之恩昊天罔極生辰之日
宥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所以清晨奉祀靜居終日
者念劬勞莫報耳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平朕復
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勉從所請尚從中制
惟禮當而已
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卯遣太常博士蔣文舉致祭
祖陵

陵
上謂文舉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古之明王冬至
祭始祖以配天所以重報本也朕承天命以興祚
天實由祖宗積德累善所致惟我
仁祖克配
上帝於大祀之禮固已行之今冬至甫臨哀慟罔極
卿其肅將朕命往致祭焉敬之毋忽
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
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
下又曰昔
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
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
慎且暮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
視務令齋潔

[illegible]典彙卷之一終

聖典卷之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聖學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

尚書洪範篇至休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

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

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

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爲君人者之

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
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
脩斯爲格天之本
吳元年四月庚戌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
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
薄稅乃其要也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
下豈不定於一乎

九月癸卯

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

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
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是月辛丑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隘意不可矜志滿
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
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
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
對曰誠如

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五年十二月己卯

上謂禮部侍臣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本

求治必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十年三月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
籍黃麟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
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
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
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

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
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十七年四月庚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
矣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
太子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
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眞有國之龜
鑑也

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

九月庚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閒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

對曰誠如

聖諭

十九年二月己丑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辯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

物蔽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當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己者禍福之

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二十一年三月辛巳

上諭考試官陳宗顺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

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疑其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廸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巳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

則僥倖百端苟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
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二十六年四月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
其他註說與番陽鄒季有所論間有異者遂詔徵
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少保唐鐸舉翰林院編修
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二十七人
並遣行人馳傳徵之至京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

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間奎

乃文章之府朕甚憂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

文運當興爾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

二十七年

上覽書論議英發於夷狄有君釋曰夷狄禽獸也雖

有酋長無復人理中國不如夷狄豈春秋內夏外

夷之旨乎於攻乎異端則曰攻訓擊巳訓止去乎

異端其害止矣謂專精之而有害不亦謬乎於聽訟則曰君之盛孰如堯舜民之化孰如唐虞當是時尚有臯陶爲士師以明五刑使其無訟設之奚爲況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得無訟乎孔子若謂爲人之訟無異人者惟其始焉得情終焉無枉而已謂正本清源則無訟也不亦謬乎

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

怠以圖其終成王之府天下晏然周公輔政所作
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
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
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諦觀是篇必反覆詳
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
以爲鑒戒今日講此甚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是年
上閱詩至賓之初筵命侍臣講解
上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尚能

作詩自儆俾令人朝夕諷詠期於不忘矧今以可
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黽勉耶

聖製

洪武三年九月詔修禮書賜名大明集禮其書以
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綱所
該之目吉禮十四嘉禮五賓禮二軍禮三凶禮二
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凡升降儀
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

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
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
攸儆遠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
是而致焉朕爲是懼毎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
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鑑形古可
以鑑今是編所以彰善癉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
子孫永爲法守
六年三月昭鑒録成頒賜諸王
上謂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

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寒饑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常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上問儒臣曰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亦望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老子此語豈徒托

大學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功也但諸家之註
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是月
御製文集成誠意伯劉基爲之序其畧曰
皇帝提一旅之衆龍飛淮甸芟翦羣雄命將四征神
謀妙筭悉出
宸衷是以不十年閒奄有區宇玄黃之所覆載罔不
臣妾自古以來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夫
萬幾之暇作爲文章舉筆立就莫不雄深秀偉典雅

而肯遠至于
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若洞見其肺肝眞所謂
天生聰明可望而不可及者矣凡五卷翰林學士臣
樂韶鳳宋濂等編錄
八年二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
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
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
三月洪武正韻成初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
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
賜名洪武正韻詔刊行之
十二年六月乙酉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
終始則難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録分
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
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
十六年二月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録

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諭之曰朕閱古

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

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

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

所言三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

二十年六月甲戌

上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朕製大誥三編頒示天

下俾爲官者知所監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必不爲非令民間子弟於農隙之時講讀之

二十一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常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註朝夕覽焉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二十三年十月戊寅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二十五年八月編輯會典要錄于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最貴

者何讀書明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

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

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

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

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戸部臣

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

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

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
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二十六年三月庚午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策以著成法恐
後之莅官者罔知職任政事設施之詳乃命吏部
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
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任類編爲書至是
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
二十九年十一月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誠飭終莫之省廼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飲食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嚴宮闈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冊曰

天眷我家啟運興王出自衡門奄有四海爲君爲后
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慎於宥位擴叅廣而統萬邦
后以懿德慎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
也昔爾馬氏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由家成國內助
良多今以金冊金寶立爾爲皇后其敬乃職服光
[illegible]戒之
上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
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於

今后[illegible]昔嘗從朕在[illegible]會兵自忍饑
餓以粗餅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
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
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
士咸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
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
或因朕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
朕復為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

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年六月丁丑命禮部議官官次職之制禮部具

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治設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以充之

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　司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宮正俱正六品尚宮局總行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於在外諸司尚宮領旨署牒用印付內官監內官監受牒行移在外諸司　尚儀二人掌導引

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司紀二人掌印
宮內諸司出入簿書文字司言二人掌宣傳奏啟
之事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籍廩賜之事司闈四人
掌宮闈管鑰之事女使六人通掌文案尚儀局尚
儀一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
之事司籍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之事司樂二人
掌音樂之事司賓四人掌朝見宴會之事司贊四
人掌朝會贊相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服局
尚服一人掌宮內服用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四

司之事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司仗四人掌羽儀仗衛司飾二人掌巾櫛梳沐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食局尚食一人掌宮內膳總司饌司醞司藥司供四人之事司饌四人掌烹飪調和飲膳之事凡進飲食先嘗之司醞二人掌醞司藥二人掌醫藥司供二人掌給宮人廩餼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寢局尚寢一人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事司設四人掌帷帳裀褥灑掃鋪設司輿二人掌輿輦司苑

二人掌種植蔬果之事司燈四人掌燈燭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功局尚功一人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事司製四人掌裁衣服司珍二人掌珍玉寶貨司綵二人掌段疋司計二人掌尚功局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宮正司宮正二人掌戒令責罰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舊減一百四十八人

是月癸未

諭中書省臣曰近者禮部奏定宮中女職遣承御張和蔡旺往蘇杭二州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願入宮者得四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具授職各賜白金三十兩以贍其家有年未及二十者三十人各賜白金二十兩遣還聽其適人其已授女職者令有司蠲其傜役戒其父兄亦各守分毋挾勢擾害官府

二十二年十二月己酉敕六尚局宮官曰朕觀帝王之治必自齊家始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平

天下者周之内宰以禮陰教六宮九嬪以[illegible]之
法教九御各有所司非細故也朕起布衣[illegible]
而於内治之道不敢忽焉是以内設六尚以分[illegible]
六宮斯列聖相繼之道也近年精選民間[illegible]入
宮者數人使兼六尚事人各克勤事务[illegible]
命其爲其宮爾尚克遵前規慎守乃職[illegible]

正大本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

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册實立世子標爲

皇太子冊日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

朕起自田野與羣雄角逐戡定禍亂就功於多

之際今基業已成命爾標爲皇太子於戲爾生王

宮爲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且

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

服其心用永固於邦家尚慎戒之

是月劉基陶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

奏以太子爲之

七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一

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

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

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

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

同取東宫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宫官取

廷臣勲臣老成者兼其事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

進之實者亦選擇恭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
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
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
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
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
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
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
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月選名儒爲之賓友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
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
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
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
張易爲太子諭德
上諭儀等曰範金琢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
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

聖王之道禮儀之數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

稽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

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二年九月乙亥

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業之

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庸常之君不以

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

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

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

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壽
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三年七月戊子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
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
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天下賴之重也公卿
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
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
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

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六年九月乙卯

命諸司今後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謂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人君貴明處事貴斷處幾不眩兒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苟不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

於聞見雖能聽斷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七年正月乙亥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

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得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

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上諭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燥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辨之曰某玉乎某

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
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
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歸事率意而行未
免有失知悔而改亦以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
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
上天托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當寢亦
不安此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
憂矣

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二十二年四月丙寅置詹事院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爲子擇師傅而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書茹瑺爲人謙厚有德量宜當兹任其以瑺兼詹事仍食尚書之祿

二十四年八月乙丑

命皇太子廵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嚮命汝往分封其地已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

是月遣使敕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

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寔人家

兆未可恃也爾其愼之

聖典卷之二終